

通義堂文集

通義堂文集卷七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羅茗香先生人日挑菜圖序

太平御覽引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坡公春帖子云七種共挑人日菜其語實昉於此而七種之名自來皆弗深考論者謂挑菜以作羹必隨其地之所宜時之所有未可執一說以爲定也然據坡公春菜詩云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蒸香齋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茵蔯甘菊不負渠雪

底波稜如鐵甲以詩內菜名核之其一爲蔓菁其二爲
韭牙其三爲香薺其四爲青蒿其五爲茵陳其六爲甘
菊其七爲波稜在坡公當日特隨舉春菜之名而無意
中適合七種之數抑亦可謂巧矣就此七種言之蔓菁
韭牙薺蒿波稜五種古今人皆知爲菜卽茵陳甘菊二
種今人罕知其本號嘉蔬而古人則以爲饌品所恆用
杜工部詩云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朱氏鶴齡注云
脆茵陳之脆李氏時珍本草綱目載食醫心鏡之茵陳
羹此茵陳爲春菜可以作羹之證陶氏宏景名醫別錄
云菊有兩種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者爲眞菊蘇氏

頌圖經本草云菊初春布地生細苗嫩時可食味甚甘者爲真菊此甘菊爲春菜可以作羹之證然則春帖子所言人日挑菜雖不能遽以此七種當之而春菜之中此七種爲坡公所恆食則固無可疑也乾隆閒新建裘文達公以人日聚集僚友爲挑菜之會武進錢文敏公繪圖以記其事福州梁芷鄰中丞購得其卷道光丁未人日僑寓揚州招邀同志重興此會別作新圖戊申人日吾鄉羅茗香先生踵而行之更推廣其例於十七日爲展挑菜之會多爲畫圖廣徵題詠綜計前後諸圖所繪之菜雖互有參差然與坡公春菜詩中所述七種相

符者強半其未列者止茵陳甘菊二種而已茗香先生以畫圖見示命作序文毓崧竊謂報本反始之情古賢所重故菜羹瓜祭貴乎每飯不忘今挑菜之筵旣因坡公而盛則攤香展敬以效蘋蘩蕙藻之誠固禮之所宜然而不可竟闕者矣茵陳甘菊久已不登於俎在今日幾視如葵菜蒞蒞而自坡公視之未必非昌歆羊棗之味果其思所嗜以薦豆籩是亦妥侑馨香之道也來歲春初先生倘欲復舉此典仿昔人爲坡公作生日之例變通而行之則芻蕘葑菲之愚或尙有一得之可取者

歟

展重陽樗園雅集圖序 代先君子作

北堂書鈔引魏文帝與鍾繇書曰九爲陽數而日月並
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享燕高會六帖亦引此
書而日月並應之下有故曰重陽四字是重陽之名防
於此矣唐會要云開成元年上曰去年重陽改九月十
九日未失重九之義舊唐書歸融傳改作取重九之義
作重陽之意案文宗本紀開成元年之前一年爲太和
九年是展重陽之事創於此矣然考太平御覽引荆楚
歲時記曰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讌杜公瞻云九月
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世來未改西京雜記

曰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蓋相傳自古莫知其由洪稚存先生釋歲云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於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昉於三代據此則重陽之名雖盛於漢以後而其制固起於周以前矣又考周易乾卦初九崔憬注云九者老陽之數干寶注云陽重故稱九今考說文九字下云陽之變也與崔說正相表裏蓋周易以變者爲占惟老陽能變故陽爻用九乾爲老陽之卦而六爻用九皆爲老陽之爻以陽卦而值陽爻故初九爲重陽之

數九二以下五爻亦爲重陽之數干氏坤卦初六注云
重陰故稱六以是推之則乾初九注所謂陽重者卽重
陽之變文耳卦爻俱用九則稱陽重月日俱在九則稱
重陽其例正屬相等初九爻與九二九三等爻均爲陽
重之爻初九日與十九廿九等日均爲重陽之日其例
亦屬相同據此則展重陽之事雖特著於唐書而其義
實遠宗於周易矣同郡金君雪舫博學多聞孜孜嗜古
尤好以文字之飲招集友朋道光丁未秋九月十九日
邀同人雅集樗園爲展重陽之會文淇亦與其列猥蒙
不棄以畫圖見示屬爲弁言自慚拙於措詞無以仰酬

盛意爰卽展重陽之說略加推行以就正於同會諸公焉

汪雲閣虹橋感舊圖序

自來名人不借重於勝地而勝地則借重於名人揚郡虹橋之建時代匪遙而勝景流傳直欲駕乎二十四橋之上固以地據西郊衝要爲畫橈蠟屐所必經而實因賢士大夫觴詠釣游足壯湖山之色豈非地以人重者歟東臺汪君雲閣以虹橋感舊圖屬題余謂建橋於勝地或隨時以盛衰而題橋有名人不隨時以顯晦前乎此者雲閣同宗之碩彥有若舟次蛟門同邑之耆英有

若賓賢良御並以虹橋爲文酒聚會之地集中皆有明
徵其學術均探本溯源卓然自立丹次精於考證沿革
有班范之才蛟門長於辨析是非有韓蘇之識賓賢深
於性情寄託有陶杜之風良御工於敘述闡揚有歐曾
之筆四君子抱道自珍別裁僞體初未嘗借標榜以獵
名而實至名歸士林欽矚其游蹤屢涉固虹橋所藉以
增重者矣在雲閣作此圖本欲以擴懷舊之念余作此
序更望以發思古之情雲閣誠有志於慕宗老之清修
企鄉賢之實學不僅慨想良游寄情酬唱抑且詠懷古
迹抗志躋攀吾知識者必謂昔人所繪之圖如虹橋小

景虹橋攬勝諸作此圖可以繼聲斯此序亦非徒作也已

吳讓之先生小紅橋唱和詩冊跋

道光乙未李蘭卿都轉官常鎮通海道權署在揚與紳士寓公唱和幾無虛月是年上巳日小紅橋修禊會者十六人同集載酒堂以所題楹帖中畫了公事夜接詩人禪智尋碑紅橋修禊十六字分韻秦敦夫先生

恩復

分得紅字程定甫先生

贊清

分得事字謝椒石先生

學

崇分得智字徐松泉先生

培深

分得修字張劔泉先生

銘分得公字黃春谷先生

承吉

分得畫字阮梅叔先生

亨 分得尋字秦玉笙先生獻分得夜字丁小硯先生元

模 分得詩字阮受卿先生祐分得人字梅蘊生先生植

之 分得接字吳讓之先生廷分得橋字潘小江先生颺

宗藝 分得禪字羅藹人先生景分得禊字蘭卿先生恬

分得碑字先君子分得了字各賦五古一首又各和王

漁洋治春詞原韻二十首是冊爲讓之先生自書所作

橋字韻修禊詩並和治春詞款署定甫先生蓋卽修禊

之歲屬書也同治乙丑通州姜君璜溪得諸市中持以

相示上溯乙未已三十年讓之先生以書法名海內作

詩書冊時年三十七今已六十七矣當時賓主唱和十

六人中存者不過數人廣陵名勝之區經兵燹之後十
不存一迴憶疇昔耆宿文讌之盛邈若山河三復之餘
不禁感慨繫之矣

鮑聲甫西湖感舊圖序

咸豐癸丑二月粵寇竊據江甯乙卯戊午兩科江南鄉
試未能舉行己未十月借用浙江貢院庚申二月賊陷
杭州未幾棄去論者歸咎於應試人多閒謀混跡其中
致有此失先是戊午年卽有借闈之說爲當事所格至
是向之阻止者益自詡其料事之明併爲一談牢不可
破彼殊不思康熙丁巳因三逆阻兵叛據西南特開鄉

科變通辦理江西湖廣附江南福建附浙江山東山西
附河南成例昭然永垂法守爾時封疆方面實力奉行
不獨完善之地莫不又安卽淪陷之區亦漸次收復足
見有守土之責者果能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何奸宄
之能逞然杭城之變是否非由內應疑竇難明究未有
以折服其心閒執其口也及同治甲子克復江甯擒獲
賊帥偽忠王李秀成訊鞫累日親書供詞數萬言其敘
辛酉再陷杭州尙多鋪張之語而敘庚申初陷杭州絕
無矜詡之詞自謂所部止六七千人前鋒止一千二百
餘人其得城出自意料之外故一則曰非人力再則曰

並非人力所爲且申之曰非立心去打杭州然後知錢塘之猝失洵非由於內應民間傳言城陷後有皖南人過舊寓其家識爲上年應試士子者無論事未必然卽或有之亦必次年爲賊所脅斷非上年爲賊所遣則固確鑿可徵矣夫以秀成之狡黠誇誕且未嘗引是役以爲己功彼藉口於謹司管鑰而極力譽賊以自解其畏愆避事之譏者尙何說以處此哉東臺鮑君聲甫是歲應試浙闈樂西湖之勝歸里後追維風景繪感舊圖索題爰就此意論斷發明俾世之受高位膺重寄而持祿養安漠然於士氣文風者知所愧焉至於西湖新舊之

殊盛衰之感以及聲甫之清才樸學壯志雅懷則同人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虹橋秋禊圖序

說文無禊字桂未谷說文義證據本書類字下有讀若禊之語附綴禊字於示部之末然小徐本作讀若楔大徐本初刻亦作楔後乃改作禊則許君原書固未有禊字矣廣雅云禊祭也王氏疏證云續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與禊通其意謂絜爲古字禊爲今字也吾友陳卓人句溪雜著有說禊一篇其中有云禊祭取義於

絕除穢惡則古或卽段契爲之後乃加示爲禊耳然經典有祓無禊祓禊同韻則後世禊字其古祓之變體與其意蓋謂祓爲正字契爲假借字禊爲變體字也今按二說均屬可通當兼取之其義始備蓋契與絜皆從切字得聲說文切字下云巧切也從刀丰聲丰字下云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契字下云大約也絜字下云麻一耑也據此則切字本義爲以刀除艸引而申之則有刻斷除絕之義古者契約必刻斷然後分持絜麻必刻斷然後修整契約旣分持則必除絕其財貨絜麻旣修整則必除絕其緒餘再引而申之凡事之刻斷除絕者

可謂之契亦可謂之絜契卽鋏之錯聲絜卽潔之正體
故契與絜皆有刻斷疾疾絕除垢塵之義說文訓祓字
爲除惡之祭徐廣史記注訓禊字爲祓除蓋祓字從友
字得聲周禮赤友氏掌除牆屋狸蟲女巫掌歲時祓除
鬻浴友有除義故祓亦有除義然則祓爲正字契絜均
爲假借字禊爲變體字無可疑矣古人春秋皆可修禊
故漢武帝以八月祓霸上劉公幹魯都賦謝元暉曲水
侍宴詩亦俱言秋禊近代則春禊盛行秋禊罕舉然而
秋色清高得天地之義氣秋容嚴肅壯軍旅之威稜則
修禊於秋者證諸刻斷疾疾絕除垢塵之義尤爲符合

所謂滌瑕蕩穢而鏡至清者實可於秋禊之禮徵之固
不獨流連景光寄情游覽而已也揚州虹橋舊爲勝地
初建時本係用板而周以朱欄名爲紅橋新城王文簡
公嘗修禊於此其後改建以石取垂虹飲澗之象易紅
爲虹盧雅雨朱子穎曾賓谷諸先生相繼修禊於此就
中惟賓谷先生曾行秋禊其餘則止行春禊然皆在揚
州全盛之年文采飛騰湖山輝映可謂極清游之樂事
備酬唱之大觀矣道光乙未丙申之間李蘭卿先生亦
修禊於此雖園囿已多彫敝而壇坫猶有主持尙可想
像前此之流風餘韻也至於今日薦遭寇亂遺迹蕩然

迴首當年曷勝感慨昔李氏格非嘗曰圍圍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余亦曰圍圍之興廢揚州盛衰之候也且揚州圍圍之興廢視虹橋喧寂爲轉移而虹橋喧寂之端倪視修禊盛衰爲趨嚮則祓除雖云小節亦豈不可以覘全局也哉此圖作於道光乙巳之秋上距蘭卿先生宦揚之時不及十年下距粵匪兵燹僅八年耳周易之理剝極則復返否極則泰來近者賊黨漸離人心思奮所望軍旅之威稜益振天地之義氣昭宣指日蕩平不留餘孽一若舉行秋禊者刻斷痼疾絕除垢塵俾揚州再覩承平虹橋復臻熙皞此實莫大之幸也余卽

以此圖爲之兆矣

輿地紀勝序

代阮文達公作

南宋人地理之書以王氏儀父

象之

輿地紀勝爲最善

全書凡二百卷備載南渡以後疆域每府州軍監分子

目十二門

府州沿革第一縣沿革第二風俗形勝第三景物上第四景物下第五古迹第六官吏第七人物第八仙釋第九碑記

第十詩第十一四六第十二體例謹嚴考證極其該洽

陳氏直齋書錄解題推重其書而自元以來傳本漸少

明人所編輿地碑目卽就紀勝中碑記一門鈔出別行

錢竹汀先生養新錄云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所

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

闕者六州一軍潭州彭州緜州漢州邛州黎州天水軍此外尚有珍州階州原書本無碑記不

在此數。蓋其時已佚去七卷矣。顧氏千里序云：疑明人編此書時已未見其全也。然

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錢刻精雅，楷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似仍係完帙，不審尙

在世間。自是以後刻本不可復得。錢竹汀先生訪求此否耳。

書四十年始於錢塘何氏夢華。元錫齋中見影宋鈔本

真罕觀之祕笈也。余昔官浙江，假何氏本影寫全部，覈

以輿地碑目較彼時所見，又少二十四卷。温州、婺州、處

無爲軍、安豐軍、成都府、重慶府、眉州、夔州、開州、施州、達

州、珍州、忠州、沔州、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凡

二府十九州二軍共爲地二十有三，因共闕三十一卷。

成都府分上下兩卷，故爲卷二十有四。其闕三十一卷

養新錄云：失三十二卷。顧氏千里云：其第一百三十五

輿化軍錢少詹未見而云闕三十二卷鈔本有之。故今

不在所數焉。今案竹汀先生日記數紀勝闕此外有闕

卷有百三十五至百四十四之語，願說是也。

葉之卷復十有六焉

臨安府平江府饒州揚州楚州黃州濠州寶慶府襄陽府均州循州

永康軍興元府巴

然自何本之外更無別本可以參稽

州洋州劍門軍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云輿地紀勝子從朱奩借閱嫌殘闕未鈔今案朱本未知轉屬何人西莊先生既嫌其殘闕則非足本可知竹汀先生亦與朱氏相識其校輿地碑目即借鈔朱氏之本而養新錄但述何本卷數且云想海內不復有完本則則雖有關文彌堪寶貴矣嗣朱本斷不多於何本可知

因

四庫總目未收此書爰加以裝潢獻諸

內府並仿當日館中提要之式進呈提要一篇藏副本於文選樓而存提要之藁於學經室外集蓋深重此書望好事者爲之重刻耳嘉慶丁卯儀徵令顏公績修縣

志余屬江君鄭堂

滿

以紀勝中真州一卷校補前令陸

公舊志得數十條顏公刻諸續志之末而紀勝原文未能刻也道光壬寅丹徒包氏欲刻嘉定至順鎮江志借錄選樓鈔本余遂檢紀勝中鎮江府一卷俾其附刻於後而全書仍未能刻也是歲甘泉岑紹周提舉

建功

方

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而自輯逸文擬俟其告成卽從事於紀勝癸卯春初奉舊唐書謁余求序且言願刻紀勝全書請先假歸影鈔然後授梓余欣然許之未幾余舊居福壽庭第爲鄰火所焚凡選樓書籍分藏於彼者悉燬於一炬而紀勝以借鈔之故巍然獨存

洎影鈔既畢紹周復延儀徵劉孟瞻

文淇

及其子伯山

補

纂輯紀盛校勘記而自補鈔本闕文戊申孟夏舊

唐書校勘記刻工已竣逸文亦垂欲開雕將次第及於

紀勝而紹周遽亡其子秋舫

淦

及其從子仲陶

銘

爲刻

逸文仍乞余爲序余助其並刻紀勝以成紹周末竟之

志秋舫與仲陶咸悼念遺書引爲已責今歲先以紀勝

付諸剞劂延江都沈戟門

榮

凌東笙

鏞

分任校字之事

其校勘記與補闕亦陸續刊行復乞余爲序余考地理

類總志之書傳於今者以元和郡縣志爲最古其次則

太平寰宇記而兩書皆有闕文前此孫氏星衍刻元和

志於山左其闕文六卷則嚴氏觀補之萬氏廷蘭刻實
宇記於江西其闕文八卷則陳氏蘭森補之紀勝有功
於地理足以接武兩書紹周所補者皆據羣書所引原
文裒輯成編而不雜以他說其意特爲矜慎又得秋舫
仲陶爲之刊布全書廣爲傳播可謂後先濟美盛舉出
於一門矣余以壯歲所得之書越五十餘年竟得見其
錢板海內讀書之士曠昔欲見而不可得者今乃一旦
盛行洵衰年之快事也故樂爲之序使好刻古書者知
所勸焉

輿地紀勝跋

輿地紀勝爲南宋王氏象之所作象之宋史無傳今以

本書及他書參互考之象之字儀父

據本書李璵序

婺州金華

縣人婺州卽東陽郡故自序及各卷標題皆稱東陽

李璵序

亦稱東陽陳氏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金華紀勝婺
州久闕據方輿勝覽方輿紀要婺州在梁陳時曾名金
華郡前乎此者吳晉劉宋南齊後乎此者隋唐趙宋皆
稱東陽郡其屬邑則東陽縣在州治東其名始於唐垂
拱二年金華縣卽州治附郭其名始於隋開皇十八年
而前此開皇十二年曾名東陽縣是郡縣之名東陽皆
在金華之先南宋時婺郡仍名東陽不名金華首邑自
名金華不名東陽王氏稱東陽指郡名而言陳氏稱金
華指縣名而言與當時制度正合若謂東陽指縣名而
言則陳氏與王氏同時不至誤改其鄉貫若謂金華指
郡名而言則金華郡之名既不若東陽郡之古且非當
日官書公牘所用之名進退兩無所據陳氏斷不若是
也之誤其父名師直紹興末爲宜春主簿袁州官吏門王

云袁州月椿歲額八萬八千餘貫紹興末年先君子爲
宜春簿嘗作文誌月椿之苦今減二萬五千餘貫自先
君子啟之今案此條兩言先君子蓋師直卽象之父
也原本師字闕筆作師直字闕筆作古蓋本作育譌作
古也他卷師字不闕筆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同而直
字必闕筆如安吉州宮吏門夏侯直慶元府景物下渡
母橋注引舒直詩人物門舒直仙釋門直州山廬州沿
革門引通鑑夏侯直江陵府沿革門引楚世家句直
王岳州岳陽樓詩門引丁直詩皆作育宋代不諱直字
其爲象之家諱無疑辰州景物上澈口注引楚辭逶迤
適字闕筆作適亦因此也錢氏養新錄其後曾知江州
言象之父名無考蓋偶未檢及此條耳
江州古迹門濂溪書院注云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
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
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今
考濂溪卒於熙寧六年歲在癸丑下距乾道九年癸巳
適滿百年之數師直之知江州當在是年以後又按漳
州官吏門朱子注云象之紹熙辛亥遊廬山親見晦翁
所作西原巷記辛亥係紹熙二年上距熙寧癸丑一百
一十八年與百餘年之數亦相符合象之自序云余少

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鄆靡國不到廬山既在江州境內則象之游廬山或卽在師廩守江州時亦未可知也
仲兄名益之字行甫官大理司直嘗至成都著有職

源及漢官總錄西漢年紀

自序言仲兄行甫西至錦城養新錄云子又記一書稱王

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卽儀父之仲兄今考直齋書錄解題云職源五十卷大理司直金華王益之行甫撰漢官總錄十卷王益之撰錢氏所謂又記一書當卽指此而言四庫全書提要云西溪年紀三十卷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漢官總錄職源等書見馬端臨經籍考今他書散佚惟此本以載入永樂大典獨存與錢說可以互證其何時至成都則無確據
叔兄名觀之字中甫曾

知德化縣後爲夔州路漕使嘗至重慶汚瀘

自序言叔兄中甫北

趨武興南渡渝瀘養新錄云陳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夔路漕則中甫疑卽觀之字按直齋書錄解題云輿地圖十六卷王象之撰至西蜀諸郡尤詳其兄觀之漕夔門時所得也此錢說所本今考輿地圖久佚紀勝夔州

亦闕輿地碑目夔州碑記晉桓溫隸字碑注云嘉定癸
未漕使王觀之并黃太史跋徙置漕廨紀勝江州古迹
門濂溪書院注云又其後象之季足觀之爲德化宰新
造祠宇書院講堂足字之形與兄字相似必是兄字之
譌季字乃最幼之稱弟可稱季弟而兄不可稱季兄當
是叔字之譌程史卷二云王中父觀之宰德化父與甫
自來通用中甫爲觀之之字既有明徵則季足爲叔兄
之譌更無疑義矣象之自序作於嘉定辛巳言行甫中
甫歸來道梁益事皆袞袞可聽而夔州碑記述觀之官
漕使事在嘉定癸未後於辛巳二年是北趨武興南渡
渝瀘在辛巳之前而官夔路漕使則在辛巳之後宋時
瀘州屬潼川府路沔州即北魏之武興郡屬利州西路
重慶府即唐之渝州屬夔州
路其時爲何官則無明文
象之曾官長寧軍文學
單卷末附載長寧縣志一條並載象之案語云夔慶乙
酉太守孫公若蒙作長寧續志時象之備員郡文學遂
得以考訂知分寧縣出幸分寧相望百年而陳公之英
本末附見知分寧縣出幸分寧相望百年而陳公之英
風遺烈今猶未泯今考縣沿革分寧縣注敏識由知分
寧縣遷官在建炎四年是年歲在庚戌下距紹定三年

庚寅適滿百年之數象之爲分寧縣宰當在是年前後
紀勝目錄之前載曾鳴鳳與象之書劄云示所著紀勝
之書作邑而有餘力及此豈俗吏所能爲哉其書未鳴
鳳結銜稱江西運副新除知廣州按分寧縣爲隆興府
屬邑正江南西路所轄所謂作邑者當即指分寧而言
惟其書末但題七月日其爲何年之七月則尙符考矣
知江寧縣直齋書錄解題稱象之官如此按景定建
記分寧爲江寧然陳氏與王氏同時似不應誤述其所
治之邑今考書錄解題易林條下有嘉熙庚子之語庚
子係嘉熙四年次年卽改元淳祐陳氏書中所述南宋
年號至嘉熙止而淳祐以後未嘗言及則其成書似卽
在嘉熙末嘉熙以前爲端平以前爲紹定自紹
定戊子至嘉熙庚子首尾共十三年象之知江寧縣當
不出此十三之內江寧縣壁記載紹定端平嘉熙諸
縣令在任去任年月皆前後相接惟周大昌以端平三
年七月二十八日任滿惠孔時以端平二年十月十七
日到任按壁記上下文凡言任滿者皆指去任之日而
曠職待人之理意者象之知江寧縣卽在此時而壁記

偶失載耳宋時江寧爲次赤縣分寧爲望縣象之官江
西時運副曾鳴鳳與書云久欲與諸公薦黻於朝近方
得與大帥言之亦不過在鳴鳳未行之前然則其終於
象之由望縣而遷次赤縣殆亦薦達之力歟
何官則不可考矣象之以紹熙辛亥游廬山卽使其年
養新錄云象之不審終於何官今考
至少亦當將近弱冠至嘉熙庚子首尾正五十年象之
已及懸車之歲此後卽有遷擢亦未必至顯位矣景定建康志安撫司僉廳壁記載淳熙開王
將之爲參議嘉定間王觀之爲主管機宜文
出自望族景定建康志安撫司僉廳壁記載淳熙開王
將之爲參議嘉定間王觀之爲主管機宜文
字總領所題名記載嘉泰二年太府卿王補之轉運司
題名記載淳熙五年運判王師愈簽判題名記載嘉定
七年承事郎王師閱諸人皆未注籍貫核其時代觀之
似卽象之叔兄至於將之補之疑亦象之昆弟輩師愈
師閱疑是象之由科第起家通考學校門云紹聖元年
由科第起家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
父師直昆弟輩由科第起家通考學校門云紹聖元年
由科第起家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
長貳歲舉堪任諸州學官一員須當進士或制科或
從太學上舍得第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
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又云高宗建炎初復教官試
凡有出身許應分兩場試之據此則宋時文學教授之

官必由科第象之曾為長寧
單文學則必有科名可知
於掌故夙所留心生平勤

於咨訪廣州古迹門大奚山注云象之嘗聞葵之士友

官說尤好表揚前哲歸州官吏門趙誠注云象之竊謂

功而祀典不及失其旨矣隆慶府古迹門李杜祠堂注

云按劍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為重因為建祠刻二詩於

前榜其堂曰文徵輿地碑目葵州碑記張巡許遠雙廟

辯注云嘉泰甲子余謁郡侯南康李公景和見其追逮

土偶械繫於庭及余之郊外聽輿人之頌曰此廟非他

即唐張許之祠也後余緡閱故書見唐張巡傳載許遠

子攻為葵州司馬柳子厚南公廟碑載南霽雲子承嗣

為葵州別駕今葵之雙廟與倅廨鄰意者南許二子之
所立乎自李翰作傳以表其事而當時之異論始息余
不量其謫薄欲強引史傳以証其廟食之始末李翰
為難其編輯此書用力最深自序云余因暇日搜括天
矣其編參訂會粹李序云今儀父所著第得首卷所紀行在
所以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致力非淺淺者自

序作於嘉定辛巳孟夏嘉定乃寧宗年號故其言聖天

子者即係寧宗

英德府古迹門天子岡注云紹聖五年

千百載之前一統志二百七十七所引作寧宗自英王

入位蓋兆於此今考南宋光宗紹熙五年傳位寧宗紀

勝聖字乃熙字之誤蓋紹聖乃北宋

哲宗年號距寧宗即位之年甚遠也然辛巳係嘉定十

四年而書中所載有嘉定十五年之事

武昌縣爲軍壽昌軍軍沿革云嘉定十五年正月武昌縣陞作壽昌軍

且屢稱寧宗之廟

號是自序雖作於寧宗末年而全書則成於理宗初年

學經室外集輿地紀勝提要云前有象之自序今考其

成書之年在南宋嘉定十四年故其所指行在所所以臨

安府爲首而一切沿革亦準是時又宮闕殿門壽康宮

下引朝野雜記云寧宗始受禪云云則是作序在嘉定

全書之成又在理宗時矣今按紀勝言寧宗者頗多行

在所宮觀廟宇門開元觀注云寧宗舊邸嘉王之府也

安慶府府沿革云又以寧宗潛邸陞舒州爲安慶府
州沿革云寧宗時溪峒擾攘縣沿革資興縣注云寧
宗開禧嘉定間湖南溪峒李元勵平貴州沿革榮州
景物上潛藩注並引朝野雜記云寧宗自英國公出就
傳建寧府人物門朱子注云寧宗朝仕至待
制皆可爲證提要蓋舉其最先見之一條耳理宗登極

改元寶慶故其書述寶慶時事言今皇上者乃係理宗

寶慶府府沿革云今皇上登極以潛藩陞寶慶言御諱

府順慶府府沿革云近以主上潛邸陞順慶府

者亦係理宗宋之瑞州本名筠州紀勝瑞州州沿革云

軍景物下瑞竹山注云中一字犯御諱改爲瑞州臨江

故更曰瑞竹山蓋此山原名瑞筠山也蓋理宗諱昀當

時以筠字及馴巡等字俱爲嫌名故此書於筠字則改

爲均

嘉興府人物門徐岱注云觀察使李栖均欽其賢

嚴州詩門載溫庭均桐廬舊居詩台州官吏門王

均注云見梁書南安軍詩門引談苑云劉均送章南安

詩場文公嘗以爲警句今按梁之王筠唐之李栖筠溫

庭筠宋之劉筠紀勝皆改於馴字巡字則改爲循臨安

筠爲均其爲避諱無疑蘇軾游徑山詩云雪窗循免元不死

物下徑山寺注引蘇軾游徑山詩云雪窗循免元不死

今考東坡集循作馴建康府歷代詩門載李白詠王東

循歌今考太白集詠作永循作書中屢及寶慶時事或

巡他卷改馴巡爲循者仿此云或言寶慶初年行在所

言寶慶中寶章閣寶慶中置或言寶慶初年學校門

宗學注云寶慶初年宗室始陳乞或言寶慶元年寶慶

依太學例上舍內舍人並注教授或言寶慶元年寶慶

沿革注云或言寶慶二年從臣集議請改湖州爲安吉

寶慶元年或言寶慶三年順慶府府沿革李璽之序作於寶慶

州或言寶慶三年順慶府府沿革李璽之序作於寶慶

丁亥季秋胡氏通鑑注卷三引李璽與地紀勝曰丹陽

今考紀勝歸州古迹門丹陽城注云在秭歸東三里今

屈沱楚王城是也輿地志秭歸縣東八里有丹陽城與

通鑑注大略相同胡氏不言王象之而言丁亥係寶慶

李璽蓋誤記作序之人爲著書之人耳

三年則此書所述沿革自當以是年爲斷

養新錄云此所載寶慶以

前沿革詩

然楚州之改淮安軍寶應縣之升寶應州皆

在是年六月

方輿勝覽寶應州沿革敘升州之事在寶慶三年六月淮安軍沿革敘改軍之事但

言寶慶未載年月今以宋史紀事本末續通鑑等書考之亦在是年六月

而此書仍稱楚州

寶應縣者蓋書成於四五月之間故事在二三月以前

者皆可載入如朱子之贈太師史彌遠之封魯公是其

證也

建寧府人物門朱子注云今贈太師文公慶元府人物門史浩注云子丞相魯公彌遠今以宋史紀

事本末續通鑑等書考之朱子之贈太師在是年正月史彌遠之封魯公在是年三月

至六七月

以後則不及載矣惟書中述及紹定年號紹定在寶慶

之後而得附載之者蓋因象之過重慶時與人辨證夏

禹之塗山故備列其考訂之語

重慶府景物上塗山注云紹定丁亥象之過重

慶憲使黎伯異方類次圖經謂重慶之塗山上有禹廟

則其爲古之塗山也明甚象之答云山名之同者多矣

云云坐容大笑始知重慶之塗山非古之塗山也今考

紹定元年係戊子若丁亥仍係寶慶三年是年十一月

南郊後大赦改明年爲紹定元年象之過重慶

疑在下詔改元之後故誤以寶慶爲紹定耳 卽其爲

分寧縣宰亦在紹定年閒而陳敏識之祠實其在任時

所立故亦紀其始末附載於此書

象之以寶慶元年官長寧軍文學三年過

重慶府長寧與重慶皆屬四川是寶慶年閒未曾離蜀

其幸江西分寧必在紹定元年以後或疑當在寶慶元

年以前不知宋時諸州縣令係從八品而文學教授則

從九品其時入仕者大抵先任文學教授後遷縣令史

傳所載班班可考象之知分寧

縣豈得在官長寧文學之前乎 蓋以其與已事有關特

續補於成書之後爾

輿地紀勝續跋

古人之作志乘於人物一門或節取其長或記以垂戒

故地理家編輯人物至太平寰宇記而始詳其中載及

小人者不一而足

許州有褚彥回鄭州有鄭愷亳州有桓溫雍州有牛僧孺鳳翔府有王世

充元載并州有喬琳蒲州有楊國忠魏州有路巖博州有華歆瀛州梓州皆有李義府杭州有朱異許敬宗秦

州有李逢吉洮州有董卓蓋但言人物而不特標先賢耆舊烈士之

名則美惡雖殊不嫌同列猶之記官吏者未立循吏之

稱則其所收亦不必皆爲名宦也王儀父作輿地紀勝

其官吏人物兩門所錄頗寬實仿寰宇記之例就中如

李宗閔

見封州官吏

韋保衡

見賀州官吏

盧多遜

見吉陽軍官吏

王欽若

見臨江軍人物丁謂見雷州吉馮拯見肇慶府德夏竦見隆

州吏江陳執中見梧州鄧綰見瀘州舒亶見慶元蒲宗

孟見平江府章子厚見雷州曾布見鎮江府廉張商

英見峽州人物重慶府耿南仲見南雄孫覲見象州

其生平行事不齒於君子之林載之者非節取其長卽

記以垂戒其爲志存彰瘡本屬顯然而建康府人物門

列秦檜於末則尤有深意其注云中興相高宗主和議

收諸將兵柄蓋欲著其主和弭兵之誤國故據事直書

而罪狀自明其上文景物下華陽觀注載檜子熺之事

而目爲罪魁華陽觀注引繫年錄云秦熺遊茅山因留

秀氣回留宋賊卽鑄板揭梁間燻再來見碑側有白字
隱然提梯視之乃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
回詰其所自則其深惡痛絕於檜可知他卷官吏人物
了不可得

等門於南宋賢臣爲檜所傾陷者如趙忠簡見潮州吉

官吏岳忠武見岳州李莊簡見郴州藤州瓊洪忠宣見饒

物英德胡忠簡見吉州人物衛州新皆備舉其本末以

見檜之陰邪其波及株連爲檜所遷怒詆誣者如段拂

見興國折彥質見郴州王趨見全州雷州官吏又辰州

軍官吏因其親厚趙忠簡知浹見袁州趙士儂見建寧因其

救解岳忠武楊煒見紹興府人物台州邵大受沈長卿

皆見化因其羽翼李莊簡白諤見萬安因其稱道洪忠

州官吏

軍官吏

宣方公美

見紹興府人物

陳剛中

見贛州官吏

王庭珪

見衡州官吏

方疇

見永州官吏

因其推重胡忠簡凡此諸人必歷敘其由

以見檜之羅織善類若夫觸檜得禍者如解潛

見南安軍官吏

王庶

見道州官吏

韓紉

見循州官吏

胡寅

見新州官吏及建寧府人物胡安國注

馮

時行

見重慶府人

則以不願議和邵隆

見辰州敘

則以

不樂割地劉紹先

見廉州官吏

則以上用兵之策胡寧

見建寧府

人物胡

則以出規戒之言黃龜年

見福州官吏

張皋

見昌州人物

則以條奏其奸張九成

見臨安府人

僧宗杲

見臨安府仙釋

則以評論其失金安節

見嚴州官吏

則以彈其宗族辛次膺

見臨安府官吏又衡州官吏

則以劾其姻親忤檜見排者

如高閔

見慶元府人物

魏良臣

見池州官吏

許訢

見撫州人物

凌景夏

見均

州官

則以異議爲其所銜張闡

見泉州官吏

則以名望爲其

所忌李若谷

見江州官吏

則以耿直爲其所怒鄭剛中

見桂陽軍

官吏韓京

見循州官吏

則以才略爲其所疑呂摭

見梧州官吏

則以

有頤浩之舊怨爲其所讐何兌

見英德府官吏

則以訟馬伸之

功爲其所嫉諷檜被斥者如芮燁

見武岡軍官吏

則以吟詩吳

元美

見南雄州容州官吏

則以作賦張伯麟

見吉陽軍官吏

則以題壁趙

令衿

見泉州官吏

則以誦書並一一具陳以見檜之始終

怙惡至於張守

見常州人物

向子恣

見江陵府下官吏

則以

名臣而幸免於檜之傾陷張淵道

見靜江府官吏及吉陽軍官吏趙鼎注

汪應辰

見信州人物及靜江府官吏

則以善類而幸免於檜之詆誣

石公揆

見紹興府人物石公弼注

則觸檜而幸免於禍廖剛

見南劍州人物

方滋

見廣州官吏下

則忤檜而幸免於排趙遠

見資州人物

趙性合

州人

則譏檜而幸免於斥亦述其事迹以見當檜擅權

之日士大夫防身遠患之甚難他如章元振

見肇慶府官吏馬

孝友

見閩州官吏

則不欲由檜以進汪澈

見沅州官吏

則未嘗爲

檜所知劉芮李燮羅博文

皆見靜江府古迹門秦城驛注

則不賦秦城

王氣之詩左鄩

見台州人物

則有過秦氏舊宅之詠陳俊卿

見興化

則首攻檜之殘黨馮方

見普州人物

王十朋

見普州人物馮

方則始滌檜之餘汚莫不加意表章以見不肯附檜者

爲難能而可貴甚至馮楫

見瀛州官吏

助檜而亦遠出范同

見瑞州官吏

附檜而亦見疏万俟卨

見歸州人物

諂檜而亦被黜

沅州官吏門載高守城事亦節取其長

此等無足比數之人而猶登諸簡

牘以見檜之險賊卽其黨亦隙末凶終故合計全書刺

檜之惡者多至百有餘處不啻檣杙之遺風矣書中有

稱檜爲秦公者特沿襲舊志之文未經刊削

黃州景物下臨皋亭

注云元名瑞慶堂以故相秦公檜之父艤舟其下秦公於是乎生

而儀父之於檜固有

貶而無褒也檜之改謚繆醜在開禧二年其復初謚在

嘉定元年其再改謚繆狠在寶祐二年儀父之成紀勝

在復初謚之後再改謚之前當是之時朝局是非未定

而著書者欲誅奸諛於既死俾清議獲伸豈非直道之士哉余慮閱是書者疑官吏人物之有濫也因詳爲辨證以釋其疑焉

輿地紀勝校勘記序

代先君子作

文選樓影宋鈔本輿地紀勝張氏鑑所校頗詳岑君紹周建功重刻此書延文淇及子毓崧纂輯校勘記成書

五十二卷於張氏之說采錄無遺其是者則加以引申

嘉興府人物門陸抗注云字紉節張氏云紉當作幼今按三國志陸抗傳正作幼鎮江府人物門有吳淑張氏云淑當作淑今按以注中所言事跡及其非者則加以駁

及宋史東都事略證之張說是也
正安吉州人物門徐氏注云弟齊聘聘之子堅張氏云齊疑是徐之訛今按上文有唐徐聃據唐書徐齊聃

傳聘上當有齊字張氏反欲改齊爲徐非也平江府人
物門顧少連注云元友直在坐歡解之張氏云歡似當
作勸今按唐書顧少連傳其有疑者則爲之剖析臨安
正作歡不必改爲勸也
物上杭印注云白樂天詩序云余去年脫杭印張氏云
杭印一條不可通似有脫誤今按樂天集此句下云今
年佩蘇印蓋言先爲杭州刺史後爲蘇州刺史杭印蘇
印卽二州刺史之印非有脫誤也安吉州人物門劉述
注云貶琦顛監當張氏云監當二字疑誤今按東都事
略劉述傳正作監當蓋監當乃宋時監稅之稱非有誤
也其未詳者則爲之證明平江府官吏門鄧攸注云吳
云泥如二字不可解今按據晉書鄧攸傳况乃統之誤
統如者打鼓之音也臨江軍人物門謝舉廉注云後預
上書邪等云張氏云邪字未解今按以東都事略及宋
史考之徽宗時凡以熙寧元豐紹聖之政爲非者皆曰
爲上書邪等與元祐黨人相埒至南宋時繫與昭其論
雪故預其列者世以爲榮此處邪字並非誤也其論
之不定者則參考以折衷其碑尙乃存張氏云乃字疑

衍否則尚乃二字文倒今按據上文此句係十道志之
語下文碑記門秦望山碑注引十道志云其碑尚存此
句乃字係衍文張其說之互歧者則援據以決斷揚州
氏前一說是也

門章武殿注云遣使奉安於遂州神御殿張氏云遂字

誤滁州景物上原廟注云於是命工寫三聖御容癸亥

遣使奉安於遂州神御殿而遂州立原廟張氏云前數

卷中有逐州字疑其誤以此觀之逐其訓每耶今按兩

條上文皆引通略云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太宗下劉

繼元于并州真宗禦契丹于澶州宜立原廟三州以昭

遺烈據此則逐州係指滁并澶三州而言吳氏蘭修所

逐字不誤張氏後一說訓逐爲每是也

加條記之語足與張說相輔則亟爲搜羅嘉興府縣沿

云表以惡名曰囚拳張氏云概第六葉景物由拳條

作囚倦未知孰是吳氏云按寰宇記作囚倦是也

氏持謙許氏瀚所校碑目之書皆與紀勝有關則並爲

登載顧氏千里序車氏所刻碑目云予嘗得孫淵翁趙

晉齋兩家寫本又據殘闕紀勝原書就所存之卷

逐一讐校乃始補其脫者共若干行正其誤者幾不勝
枚數上元車明經秋船從子傳其副復屬其同邑友陳
君仲虎覆勘再三以付築氏許氏跋鈔本碑目云此袁
壽階傳鈔錢竹汀校本以贈黃小松者也近有刻本其
訛誤轉多須持此校之今按刻本與鈔本不同者甚
多茲全載於校勘記中其是非得失閱者當自識之其
諸家按語所未及則核以羣書凡地志在紀勝以前者
如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輿地廣記之類實紀勝所本
在紀勝以後者如方輿勝覽多沿襲紀勝之說一統志
方輿紀要每引用紀勝之文其詳略異同足資校訂以
及史傳說部詩文集可以補脫正譌者並爲條舉臚陳
其未有顯據者則存以待考亦疑事毋質之義爾紀勝
原書之體例最爲謹嚴每卷分十有二門而亦時有增

益故縣沿革之後間有載羈縻溪洞州縣城場者

柳州雅州

黔州皆有羈縻州邕州有溪洞州縣瀘

亦有載監司宗

州有樂共城融州有沛溪場樂善州

司軍帥沿革者福州泉州皆有監司宗司沿革鎮江府

帥沿革臨安府紹興府池州饒州隆興府撫州贛州真

州泰州衡州常德府廣州韶州靜江府象州梧州建寧

府嘉定府潼川府遂寧府資州重慶府興元府皆有監

司沿革江陵府上金州皆有軍帥沿革今按嘉興府慶

元府皆有市舶司安慶府有淮西提刑司蘄州有樵茶

場和州有提舉司依全書之例各條之前皆當有監司

沿革風俗形勝之前有載歷代宮苑殿閣制度者

南宋時爲陪都之地置行都留守故特設此一門亦猶

臨安府在當時爲行在所其宮闕殿等門皆他卷所無

也四六之後有載續志攷訂境土故疆者

長寧軍修續志時象之爲

郡文學故備述已所攷訂者列於卷末

是皆因地制宜爲此變通之法固

非自紊其例也若夫縣沿革門或附鎮

茶陵軍縣鎮門載永安鎮霞陽

鎮茶陵鎮紅場鎮注云

官吏門或分上下或分牧守令

縣沿革與軍沿革同 佐臨安府鎮江府隆興府揚州廣州官吏皆分上下江

府寧國府徽州襄陽府官吏或附封建或附遷客避地

寓客過客

永州官吏門注云封建附袁州官吏門注云

州高州合州官吏門皆注云遷客附昭州官吏門注云

遷客避地附柳州官吏門注云遷客寓客附藤州

人物門或附遷客

附耆老

昌化

或附烈女

江陰

仙釋門或附神

徽州隨州

軍普州重慶

或附神異

廣德軍

或附隱士

滁州或改仙釋

爲道釋

昌化軍

或有仙而無釋

萬安

碑記門或改稱碑

碣建康

或改稱碑刻房州

或改稱記錄文

長寧

詩門或分

上下

揚州岳州峽州漢陽軍郢州廣州靜江府梧

或分

各類

揚州岳州峽州廣州詩各分上下之外揚州又有

山詩峽州又有楚塞樓詩廣州又有越王臺詩五羊菖蒲洞仙詩峽山寺詩他如臨安府嘉興府等卷之詩不分上下而別立門目者其類甚多若泉州洛陽橋詩注云諸橋附則是分類之中仍有附錄更變例之尤者矣

古迹與仙釋或併爲一門大安官吏與人物或併爲一

門德慶府茂州大寧監大安軍

亦不過偶有參差未能畫一於大體

究無損也至於所載事跡有不合列於景物者

常州神君紹興

府一邱二元皆當列於官吏瑞州八行科江州三隱揚州三魁五雋高郵軍四學士皆當列於人物建康府青

溪姑南康軍窮神皆當列於仙釋

有不合列於古迹者

池州宋齊邱增賦當列於風俗

形勝撫州杯山三聖當列於仙釋有不合列於官吏者信州龐籍楊億

州三賢壁記當列於碑記有不合列於人物者南康軍五賢堂當列

州岳飛金州裴瑾季康張仲方皆當列於官吏有不合列於仙釋者隆興府葛

山王喬壇應聖宮十二真君宅麻姑觀建昌軍麻源山

州武丁岡茶陵軍赤松壇彌勒山大悲山辰州鬼葬山

皆當列於古述有不合列於碑記者歙州折絹木末當列於風

於景物有不合列於詩者瓊州詩門引虞衡志翠尖且

有前後重出者未盡刪除嘉興府仙釋門有師夏氏又

師又有船子和尙核其事跡彼此互見者未盡符合

此全同其爲重出無疑餘仿此廣州景物下觀音院注云盧肇有詩詳見詩門今考詩

門未載盧肇此詩建寧府風俗形勝門西山之爽注云

見紫霞洲注今考景物下紫霞洲注未言西山漳州景

物上湯泉浮山注云見西江下景物下瑞泉堂注云見

開中道院下今考景物上西江注未言湯泉浮山風俗
形勝門閩中道院注未言瑞泉堂瀘州景物下觀音巖
注云詳見崇德廟記今考景物古迹款式懸殊者未盡
仙釋碑記等門皆未載崇德廟記
更正 撫州監司沿革提舉茶鹽常平司條下象之謹按
云云衡州監司沿革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提舉
常平茶鹽司條下皆有按國史云云金州軍帥沿革金
州都統司條下朝野雜記云云俱係單行大字依全書
之例當作雙行小字思州碑記門縉紳馮先生作夏總
幹墓誌云云亦係單行大字車氏持謙云與通篇體例
不符疑原時代錯雜者未盡清釐按全書之例官吏皆
本有誤 時代錯雜者未盡清釐按全書之例官吏皆
下陳渾上當有漢字虞翻上當有吳字房瑄上當有唐
字秦少游上當有仙釋不敘時代蓋仙釋之時代多荒邈
人物敘時代而仙釋不敘時代蓋仙釋之時代多荒邈
難稽其可考者甚少故不復細爲分析其有敘及時代
者蓋沿地志之舊 此則百密之一疏不無遺憾自序所
文未經刊削耳

謂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

盡歸律度者亦自覺其有未安耳然而校勘古人之書者當識其大綱而不必苛求小失今於細故之無關體要者第就初見發其凡俾由此可以類推而其餘則不復毛舉臨安府風俗形勝門兩引白樂天冷泉亭記其中未聞以它篇依全書之例次條當言同上而亦重述人名題目者蓋刪掇地志舊文未及審覈耳又景物上上湖下湖注云餘杭縣南五里有——西二里有下湖依全書之例注中下湖二字亦當作——此蓋編輯時偶失檢耳後凡類是者當以此意求之免繁瑣之弊焉

輿地紀勝補闕序

代甘泉岑紹周提舉作

道光癸卯春初

建功

刻舊唐書既成卽欲重刊鈔本輿

地紀勝兩書皆延同人纂輯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梓

行之後

建功

曾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附麗

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爲之會萃成書名曰舊唐書逸

文凡十有二卷紀勝校勘記脫稿後

建功

因復仿前例

就諸書所引紀勝爲今本所闕不必列入校勘記者掇

拾搜羅別爲一編共得十卷名曰紀勝補闕蓋舊唐書

雖有逸文而無闕卷其闕葉亦無明徵若紀勝則全闕

者三十一卷

温州婺州處州衢州光州無爲軍安豐軍潭州成都府上成都府下崇慶府眉州彭

州蘇州漢州邛州黎州夔州開州施州達州珍州忠

州沔州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天水軍有

闕葉者十有七卷

臨安府平江府饒州揚州楚州黃州濠州寶慶府襄陽府均州循州永康

軍興元府閬州巴

州洋州劍門軍是故據紀勝本書之注此門言詳見

他門則闕葉之逸文可知

平江府風俗形勝門全闕據仙釋門晉支遁注則風俗形

勝門當有晉支遁事濠州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等門

皆闕據風俗形勝門各條則景物下當有翛然亭古迹

門當有塗山禹廟官吏門當有梅呂人物門當有莊子

興元府官吏門全闕據府沿革注則官吏門當有蕭思

話此卷言詳見別卷則闕卷之逸文可知

安慶府古迹門獨山楊行密祠注則光州古迹門當有獨山忠州全

闕據萬州人物門甘寧注則忠州人物門當有甘寧

其當補者一也輿地碑目卽節錄紀勝中碑記一門故

闕卷內之碑記可補

顧氏千里碑目序云且今者紀勝

由補全孰知求之此書則三十一卷之一好事者每惜其未

湖西路之潭州成都府路之彭州縣州漢州邛州黎州

利西路之天水軍俄空其七耳以外尙多無恙者實原

書之墜簡也今按珍州階州原書本無碑記成都府分

上下兩卷碑記例在下卷故上卷不應有碑記顧氏言

俄空其七此三卷不在所數之內蓋闕卷三十一無碑

記可補者二十一卷闕葉內之碑記亦可補顧氏碑目

所據但鈔本闕卷之外復多闕葉如楚州濠州興元府

及永康軍之下半碑記均藉此書而僅存愈微其有益

者非而碑記之注有言詳見各門者復可定爲逸文崇

府全闕據碑記萬歲寺碑注及法天寺留題注則景物

下當有萬歲寺法天寺又據碑記善頌堂留題注則官

吏門當有趙抃眉州全闕據碑記杜子美兩川夔峽諸

詩石刻注則景物下當有大雅堂鳳州全闕據碑記隋

明法禪師碑注則仙釋其當補者二也一統志方輿紀

門當有隋朗法禪師

要所引紀勝往往在闕卷闕葉之中疑是時尚有完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紀勝二百卷云鏤刻精雅楮墨

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顧氏碑目序云似仍係完帙不

審尙在世間否耳今按一統志稿本係崑山徐健菴尙

書所輯願景范亦與分纂之列景范與遵王皆常熟人

健菴亦與遵王同郡其時書局設於洞庭山所引紀勝

或卽據遵王之完本亦未可知至於紀要所引紀勝當

卽景范在書局
時所摘錄耳

其當補者三也所引逸文有作方輿紀

勝者疑卽輿地紀勝之訛

一統志福州府福寧府泉州府各引方輿紀勝一條方輿

紀要鄭州引方輿紀勝一條

有但言王象之者亦皆輿地紀勝之語

方輿紀要衢州府引王象之三條壽州東平州河州隰州永寧州各引王象之一條

今並一律采

錄以備參稽其非紀勝原文則毫不濫載蓋用元和志

逸文之例不使他說與原文雜糅

嚴氏觀元和郡縣補志陳氏蘭森寰宇記

補闕皆原文少而他說多惟周氏夢棠元和志逸文專輯御覽玉海通鑑地里通釋等書所引原文絕不雜以

他說雖闕卷闕葉未能頓復舊觀而以僞混真之弊亦庶

乎免矣若夫原本並非闕卷又無闕葉而他書所引實

係逸文者蓋王氏此書每卷分子目十二

養新錄云輿地紀勝每府

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敘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

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白而子目閒亦偶闕

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

有時明注其闕橫州梁山軍人物門南安軍柳州仙釋

雲安軍蓬州四六門靖州詩門衡州威州渠州紋州黔州

門詩門宜州碑記門四六門茶陵軍碑記門詩門四六

門皆增有時未注其闕棗陽軍融州人物門歸州新州

注闕字化州欽州鬱州南平軍隆慶

府洋州四六門有時不但不書闕字抑且不標子曰之

皆未注闕字秦陽軍雲安軍無官吏漢陽軍連州容

名故或少一門州利州無人物柳州欽州威州無仙釋

橫州無碑記武岡軍信陽軍高州賀州昌州廣安軍或

富順監萬州梁山軍無四六茶陵軍景物不分上下

少二門天水軍無古迹人物鬱州無人物仙釋萬安

監無仙軍無人物四六吉陽軍無仙釋碑記靖州無人物

釋四六或少三門仙釋四六藤州無人物碑記四六

通集七

三求恕齋

或少四門

沅州無人物仙釋碑記四六

或少五門

思州無官吏人物仙釋詩四六此

闕卷闕葉之外所以尙有逸文也況乎傳寫者不無偶

遺而全書之通例每卷各門之末大率皆留空行以待

續有增補凡今本所載太略者必有脫文

德慶府碑記門止有圖經

一種貴州碑記門止有懷澤志一種此外更無一碑

所記未全者必有墜簡

隆慶府縣

沿革普成縣注但言縣之舊名未言何時改今名

此原本有而傳寫之本無也

成書以後有空行可續者則附入各門之中

衡州碑記門注云圖

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無年月可考據此則是

州碑記必有續入者可知各卷碑記門之例志書皆列

於末此卷衡陽志後又有吳九真谷

府君碑臨海谷侯碑其爲增補無疑

無空行可增者則

補注子目之下

建寧府人物門注云王安石李綱皆生於松溪之簿廳主簿陳當時嘗書於壁

以爲盛事今按此門之末無空行故夾注于子目之下此初印之本無而續增之

所有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係續增之本歟抑或原本實

有此條今本傳寫逸去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仍係原本

歟惟是目錄所載郡縣自行在所臨安府至天水軍抵

南渡偏安疆域

直齋書錄解題云行在宮闕官寺實冠其首關河版圖之未復者猶不與焉

而逸文內所載郡縣有屬京東西路者東平府一則有屬京

西北路者鄭州一則有屬陝西永興軍路者京兆府一則有

屬陝西秦鳳路者河州洮州各一則有屬河東路者絳州隰州石州蔚州各一則

皆北宋全盛之提封至南宋時則不列版圖之內

則各一

似非紀勝所應有然考王氏自序云東南十六路以在

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則當日於東南諸路

纂輯告成復就西北各州別爲續錄猶之祝穆方輿勝

覽止述東南而它書所引逸文兼及西北一統志直隸順天府河南

南陽府汝州陝西鳳翔府商州華州所引各一則方輿

紀要直隸大名府陝西西安府所引各一則鳳翔府所

引二亦於成書之後更有補編耳呂午方輿勝覽序云我瞻四方禹迹茫茫

思日闕於先王慨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脩攘步極

乎亥章使吾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鋪張而

勝覽益輝煌今按和父即祝穆之字祝氏補王氏地理
紀北方郡縣蓋因呂序所言而推廣之也
之學較祝氏尤深使所紀西北諸郡之書至今具在其
沿革掌故當必蔚爲鉅觀惜乎舊本全亡轉引者僅見

此十數則用是亟爲甄錄附諸東南各路之餘俾閱者

由此類推尙可想見其原書之梗槩也至於王氏別有

輿地圖十六卷與紀勝相輔以行其搜輯甚詳

直齋書錄解題

云輿地圖十六卷王象之撰紀勝遂州爲卷圖而自元

遜路爲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諸郡尤詳

明以來更無稱引之者其體裁義例未由窺測其大凡

與元和志之佚去原圖同爲憾事此則非後人所能臆

補者已

胥浦考

隆慶儀真縣志云胥浦在縣西十里甘露鄉舊志相傳

爲伍員解劍渡江故處又云舊志載胥浦有子胥祠然

祠廢已數百年據此則浦之得名由於伍相其來已久

而非起於近時蓋地以人重者矣乃論者或以爲疑其

故有三一則以奔吳之時先後難定也一則以渡江之

地遠近難明也一則以濟阨之人有無難決也今請徵

之載籍舉凡所疑者悉爲釋焉史記子胥傳云伍胥旣

至宋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

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從者知其謀告之於鄭誅

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吳越春

秋所記略同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五員亡荆急求之登

云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於是乃案左

南奔吳說雖小異亦謂子胥先至北方然後奔吳

氏昭二十年傳云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又云員

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夫尙教之以適吳員遂從其

言如吳公羊定四年傳云伍子胥父誅平楚挾弓而去

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是也楚以干闥廬穀梁定四年傳云子胥父誅于楚

傳皆言子胥去楚卽往吳也此子胥自棠奔吳未歷他

國之證春秋時宋鄭等國皆畏楚而楚又畏吳子胥既

乎鄭哀十六年傳云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

曰勝在吳杜注云子木卽建也夫但言勝在吳而未言

與子胥往吳新序義勇篇云建有子曰勝此子胥一身

奔吳不借勝行之證子胥父奢因白建之枉爲平王所

怒於其子孫亦斷不與建同奔殺子胥志在復讐於平王縱不遷

宋鄭又焉得與勝同奔吳乎子胥及勝先後奔吳皆

在昭二十年而勝之奔在秋冬之際

史記子胥傳云鄭定公與子產誅殺

太子建左氏哀十六年傳云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

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昭二十年傳載華氏之亂

楚建之奔在是年六月子產之卒傳雖未言何月而既

載於是年之末則必在冬時無疑建自鄭適晉又自晉

還鄭中間幾經展轉其為鄭人所殺

子胥之奔在春夏

非秋末即冬初勝之奔吳必此時也

之閒左氏昭二十年傳先言三月太子建奔宋次言召

伍尚伍員然後言殺伍奢伍尚其往返亦需時日

大約非春末即夏初子

胥之奔吳必此時也

吳越春秋所紀蘆漪深葦之語

麥飯盜漿之詞正與節序相合然則奔吳之時先後不

難定矣春秋時棠邑即今日之六合

御覽一百六十九引十道志曰六合

縣本秦棠邑縣

而邗邑即今日之揚郡

左氏哀九年傳云吳城邗溝通

春秋時棠也

江淮杜注云今

儀徵之地自今日言之則揚郡之西六

廣陵韓江是

合之東也自春秋時言之則邾邑之西棠邑之東也吳

未叛楚以前專屬於楚

左氏成七年傳云教之叛楚又云吳始伐楚伐巢徐杜注云

前是吳常屬楚巢徐楚屬國案以元和郡縣志考之徐國卽泗州之地在邾邑之北而吳境則在邾邑之南當

楚國全盛之日吳與徐皆屬於楚邾吳既城邾以後專

邑介乎吳徐之間亦必屬於楚矣

吳既城邾以後專屬於吳說文邾字下云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邾本屬吳

左氏吳城邾溝迺江淮之文案邾爲國名許君必有所據其爲何國所滅則不可考至於本屬二字乃對今屬而言亦謂城邾以後非謂城邾以前也

雖淮上之路吳人久已往來而江北之區吳國尙未成

守

左氏襄三年傳云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杜注云道遠多難昭十三年傳云晉侯會吳子

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杜注云下邳有良城縣案申公巫臣及其子狐庸自成公七年已往來於吳晉而

吳子壽夢於襄十年曾會諸侯於柤必皆取道於淮
上特江北未入版圖假道而行不若置郵之便耳 邗

邑既爲閔田故此浦亦無專屬當時邗邑若已屬吳子

邑若尙屬楚則平王必嚴備之以捕亡今皆不然故知

其無所屬也三國時吳魏畫江爲境廣陵之地彼此棄

而不居與吳子胥欲由棠邑渡江則恐楚人設伏以遮

楚之事相似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志云瓜步山在六合東

之南二十里臨大江案吳越春秋云到昭關關吏欲執

之然則瓜步之渡必有掩伺之欲由邗邑渡江則恐楚

人可知此子胥所以不敢往也吳越春秋云追者在後幾不得脫惟此浦在兩邑之間

人窮追以困之吳越春秋云追者在後幾不得脫惟此浦在兩邑之間

伏未及設追未及至故由是以渡江也以今日形勢論

之自胥浦至江尙有十里之遠明李文胥浦橋誌云又十里南入於江而

當日卽由此渡江者古今水道遷徙靡常故昔日瓜洲

爲江中之沙而後世立鎮

嚴氏觀元和郡縣補志據寰宇記引原文云瓜洲鎮昔爲

瓜洲村蓋揚子江中之沙磧也狀如瓜字遙接揚子渡口

昔日胥浦爲江口之渡而

後世建橋其事正相類耳然則渡江之地遠近不難明

矣由棠邑而至此浦則過雞留山

隆慶儀真縣志云雞留山在縣西三十五

里案據此則胥浦在雞留山東二十五里

由此浦而往吳都則過溧水

吳都卽今

蘇州府城自胥浦渡江往蘇州者溧水溧陽皆其要道

子胥至雞留山時濟其阨

者爲馮氏女至溧水時濟其阨者爲史氏女

說詳浣紗女祠墓考

至此浦時濟其阨者爲漁父三人皆有德於子胥而漁

父之功尤鉅吳越春秋越絕書言漁父殺身以送子胥

吳越春秋云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越絕書云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

江水之中明無洩也

呂氏春秋史記言漁父遯跡以避子胥

呂氏春秋

云丈人度之絕江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以情能得也史記云伍胥既渡解其劍以與父父不受

勢揆之當以遯跡之說爲確蓋子胥業已渡江追兵不足爲患又何慮其洩言漁父止合伏處以終其身不應

如二女之自殺以明義也然諸書雖傳聞異辭而極力

表彰如出一口誠以賢豪義士隱於漁釣之內潛於津

渡之間者古今不乏其人如庾季堅得達於會稽

通鑑九

四云蘇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遠陳覆

之每逢遷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

文信國得脫

於京口

指南錄云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歎而止余元慶遇其故舊爲敵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

銀千兩其人曰吾爲宋朝救得一丞相回建大
功業何以錢爲後序云至京口得閒奔真州 皆賴舟

子榜人之力而漁父之事正與相同則實有其人明矣

况其後漁父之子進一言於子胥而退師以報其恩

春秋云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乃令國中曰

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念

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吾蒙

子前人之恩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越絕書云吳使

子胥救蔡誅彊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

還案鄭國未嘗困迫子胥左傳亦不言子胥伐鄭且楚爲

昭王在隨子胥欲得而甘心何肯捨隨而伐鄭且楚爲

子胥大仇攻之不遺餘力然後罷兵豈因漁者之子而
退況鄭與隨去邗邑甚遠漁者之子焉能往應其募乎
竊疑困迫子胥者乃奔吳時棠人之事子胥欲報者乃
破楚後過棠之時邗邑去棠甚近故漁者之子往見子
胥耳後人因棠本楚邑指爲入楚時事又其事與留雞
因鄭殺子建指爲攻鄭時事皆失之矣

通集七

美求恕齋

於山並彰彰在人耳目

子胥破楚還過邗邑留雞以祀浣紗女其伐棠而遇漁者之子

即在安可以烏有亡是爲疑乎然則濟阨之人有無不

難決矣要之揚郡水名可考者以胥浦爲最古而邗溝

諸跡在其後焉揚郡人物可考者以漁父爲最先而召

平等人在其後焉觀其濟子胥於此浦也作歌以示其

途則有明哲之智

越絕書云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

知之歌而往過之

曰日照昭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碕

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

日出漁者復歌往云中心目施

子可渡河何爲不出

取餉以恤其乏則有愷悌之仁

越吳

船到卽載入船而伏

取餉以恤其乏則有愷悌之仁

春秋云子胥既渡漁父乃謂曰爲子取餉子胥疑之乃

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因歌

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託詞以卻其贈則

乎子胥乃出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

有耿介之廉

呂氏春秋云解其劍以予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

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

遜語以隱其名則有謙

讓之節

越絕書云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

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

蓋深得士君子之風而非僅具

俠烈之氣厥後子胥佐強吳以摧勁楚勳績震耀於寰

區而迴溯其所自來皆出若人之賜子胥旣立廟於胥

浦則漁父之祀不合闕如卽特建專祠亦非踰分隆慶

縣志言知縣申嘉瑞改建子胥祠於儀真西門之外而

並祭漁父固其宜耳況子胥歿後浮江之地後人稱爲

胥山

事見史記

生前濟江之津後人號爲胥浦彼此正相輝

映考古之士所樂聞也論者既不疑胥山爲緣飾之名豈可疑胥浦爲附會之說耶

浣紗女祠墓考

隆慶儀真縣志及雍正揚州府志紀白沙馮氏浣紗女事甚爲詳悉蓋子胥自楚奔吳乞食於女囑以勿言女

遂赴水死以示絕口

隆慶縣志人物攷云浣紗女馮氏故白沙人祠祀考引舊志云伍員

亡楚過此見女子浣紗因囑之曰後有追兵至切勿言女遂赴水以示絕口雍正府志祠祀門云女飯伍員員囑以勿言子胥破楚還過其地欲報其家不得乃留雞

遂赴水死

於山祀之後人因名其山曰雞留祠與墓皆在其側

隆慶

縣志山川攷云雞留山在縣西三十五里舊志云伍子胥欲報浣紗女而不知其家乃留雞於山祀之名蹟攷

云浣紗女馮氏墓舊志在雞留山南祠祀攷云浣紗女廟舊在縣西四十里舊志云員感其義後回至其地留雞以祀卽今雞留山也真人慕義立廟祀之雍正府志山川門引名勝志云伍子胥旣得志欲報浣紗女而不知其處乃留雞於山以祀之謂浣紗女葬此山也列女門云後員滅楚還留雞祀之而去人因名其山曰雞留立廟二志所言本於舊志及名勝志固確有據依可爲山側典要而非輕聽流俗以濫登也惟是吳越春秋越絕書皆言子胥至溧陽瀨水時乞食於女子子胥旣行女子投瀨水死其事頗與浣紗女相類雍正揚州府志以溧水之事爲虛儀徵之事爲實列女門浣紗女傳注云吳越春秋以爲溧水事按溧水爲吳內地與楚絕遠追員者勢不能及而白沙接壤棠邑不半日可至舊志載此蓋必有所據也雍正儀真縣志及嘉慶揚州府志以溧水之事爲實儀徵之

事爲虛

雍正縣志山川門引吳越春秋越絕書云據此女子當在溧陽非儀真也舊志相傳今姑仍之

嘉慶府志云按今江寧府溧水縣有唐李白撰瀨水上古貞義女碑據此則不在儀徵境內矣姑存之以俟考

今考吳越春秋越絕書載子胥告溧水女子之詞但令

其掩壺漿而不戒以勿言良以儀徵在江北溧水在江

南在江北則追者甚可虞至江南則追者不足慮故所

履之地旣異斯所囑之語亦殊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

當彼以溧水之事爲虛者非也溧水之女子爲史氏

李太

白碑文云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儀徵之女子爲馮氏則其姓不

同史氏女擊絲絮吳越春秋言擊絲馮氏女浣紗則其

業不同過溧水投金於瀨吳越春秋云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將欲報以百金而

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過儀徵留雞於山則其跡不同是明係

二處之事不當牽合爲一彼以儀徵之事爲虛者亦非也蓋一人之身所歷之境所遇之人前後相類者史傳

所述往往有之故以吳國之事證之闔廬初用專諸以

謀王僚繼用要離以謀慶忌見左傳及吳越春秋不得謂專諸之

事爲實要離之事爲虛也以楚人之事證之子常甫索

裘佩於蔡昭旋索驩驩於唐成見左傳及吳越春秋不得謂蔡昭

之事爲實唐成之事爲虛也以寄食之事證之韓侯先

乞於亭長後乞於漂母見史記及漢書不得謂漂母之事爲實

亭長之事爲虛也以列女之事證之晏子曾見媵女而

救其父又賢御妻而薦其夫

見晏子春秋及列女傳

不得謂御妻

之事爲竇媯女之事爲虛也然則子胥由楚奔吳乞食於二女皆當時之實事焉得因浣紗女之蹟不列於吳越春秋越絕書而遂以爲虛乎且以揚郡舊蹟言之自禹王祠以外郡人之祠見於志者莫古於浣紗女祠自盤古墓以外郡人之墓見於志者莫古於浣紗女墓誠以山川之內雜留山得名最先列女之中浣紗女毅然居首雖所行爲賢智之過不盡合於中庸然其秉節之堅貞

吳越春秋述溧水女子之言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禮義妾不忍也案浣紗女之投水蓋欲以自表其貞而非但以示絕口與溧水女子異地有同心焉吳越春秋

贊深水女子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仗義之慷慨吳越

其論最爲平允卽移以贊浣紗女可矣

春秋云女子知非恆人發其簾管飯其盎漿長跪而與

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

之案浣紗女之事志乘雖未詳言然旣肯飯子胥則大

約必與之相類明李文重建伍子胥祠記云不食將饑

而死矣幸而獲壺餼焉則浣紗女子足以廉頑而立懦

未必非天所假以濟子胥其說得之

固非尋常巾幗所敢希也試思饋飧以紓家難者僖氏

之妻見左傳及續列女傳殺身以顯弟名者聶政之姊見史記及續列女傳

自迂儒評之必有大不滿者而列女傳中皆加以褒頌

絕無貶詞蓋善善從長無取乎深刻之論耳況僖氏之

妻敬上賓以加禮實欲免禍於他年而浣紗女拯窮士

以捐生非因邀福於異日則其品益高矣聶政姊憫勇

俠於死後僅傳行刺之聲而浣紗女恤孝子於危途俾
遂復讐之志則其德益大矣夫以奇特倬絕之人昭著
於二千載以上而闔郡之貞姬烈媛由是而奮興則有
裨於世風洵非淺鮮其祠之當葺更重於露筋其墓之
當封倍急於五烈此八邑之公議而非一鄉之私言也

乃墓既蕪而弗修祠又遷而漸廢

隆慶縣志云後廟寢廢今移建於城西二

里許外河之涯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過之見廟頽門側惟設沙門佛坐因命改闢門向重修祠宇專祀馮氏云雍正縣志云今僅附祀於子胥廟中
李文記云像子復頽壞改爲僧居
胥於堂兼繪蘆
碩丈人於壁之左浣紗女子於壁之右
轉不若高郵英烈夫人之祠墓尙

有整理之者真可歎矣有主持教化之責者其念之哉

楊石卿泰山紀游序

王荆公游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遂與之俱出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其詞雖主於紀游而其意實借以喻學蓋事之中怠者必貽後悔而不克副其初心推其致此之由則多爲旁人所阻凡半途而自畫者皆所隨之非其人耳今觀楊君石卿所著泰山紀游其入之深進之難見之奇較諸褒禪不啻倍蓰而得極其游山之樂則更遠過於荆公其自述之詞曰時陰雨連縣勸者半沮者半遂決計行此不誤隨於初也又曰山益峻路益

險風雪漸大與人勸返予曰不登絕頂與不來同此不
懈怠於中也又曰泰山之勝已得其槩使當日畏雨不
往不幾爲山靈所笑此不貽悔於後也至於秦碑殘字
唐石全文元君舊祠大夫古樹莫不詳爲引證有所據
依洵足徵績學之功而不僅見壯游之志矣君雅好金
石所宗仰者爲錢辛楣先生潛擎堂集中有登岱詩云
畏難長恐中途誤陟險全憑定力持自注云前月大雨
磴道閒爲水所壞行至山半尚有相阻者予堅執不可
其所敘正與此記相符豈非事之巧合者歟異日者君
援據金石以訂經史之文上繼潛擎堂之跋尾毓崧雖

不敏尙樂睹其成書焉

靈星門考

郡邑學校之門榜曰樞星相沿已久未有述其命名之由者徧檢字學之書及星家之書樞字與星字絕不連屬案明史藝禮儀志四云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前大成門又前爲靈星門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規畫大成門六楹靈星門三據此則明初本作靈字其後轉而爲樞乃形聲相似之誤耳然而其字之當作靈星猶顯而易明其義之取諸靈星則隱而難曉嘗以古書言靈星者逐一考之然後知

門名靈星原設於社稷壇而非設於學校此典制之所

當釐正者也蓋靈星之名始見於詩序周頌絲衣序云

曰靈星靈字之訓為神論衡祭意篇云靈星者神也風

之尸也也其星乃辰之神風俗通云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

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數也一名龍星一名天田是為農祥獨斷云

龍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風俗通云左中郎將

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張晏漢書注云龍星左

角曰天田即二十八宿中之房星主農時田務者也周

則農祥也星為民田時者章注云農祥房星也說文農字下云房

周家立祠以祭配以后稷漢代因之史記封禪書云或
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
國縣立靈星祠漢書郊祀志約同通典云周制仲秋之

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

亦與社稷同祀獨斷云明星神一曰靈星厲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

三神以報其功也後漢書高句驪傳云好祠鬼神社稷零星注云前書首義龍星左角曰天田號曰零星風俗

通曰辰之神爲零星蓋零與靈通零星有古人零祭祈即靈星也此亦社稷靈星並祭之證

穀之遺意論衡云靈星之祭祭水旱也龍星二月見則春籌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籌祈穀實

故就歲星之位以報功焉論衡云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

通典云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爲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復祭靈星者爲人祈時以種五穀

故別報其功也綜而論之辰神之司天田房宿之應農祥零祭

其功也之候龍星祈穀之就歲位皆與社稷之事相涉而與學

校之事無關是靈星門者固社稷壇之門也其移爲學

校之門者則又有故蓋三代以前各國不皆有學

王制云天

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據此則未命之教者固不立學矣

代以前各縣亦不皆有學

漢書文翁傳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

前此者不每郡有學也通考云慶歷四年詔州縣皆立學是前此者不每縣有學也

凡無學之地

士之習業者皆在鄉校州序黨庠里塾之中其名則通

稱鄉學其地則附於鄉社

周禮地官州長云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尚書大傳云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

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案上老庶老既以課讀而兼課耕則左塾右塾必以里

塾而附里社若夫周禮所言之州學亦附於州社當與此同至於鄉校黨庠附於鄉社黨更可推矣夫

后稷既祀於社

周禮封人云掌設王之社壇鄭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疏云舉社則稷

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據此則鄉黨州里之社亦兼祀稷明矣則靈星亦祀於社可

知周禮黨正云春秋祭禘亦如之鄭注云禘謂雩祭水

靈星爲雩祭水旱與此注所言正合靈星賢士大夫既

本與后稷合食則其位與社稷相並明矣

祀於社後漢書孔融傳云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

序云古之所謂鄉先則先聖先師亦祀於社可知後世

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則先聖先師則古者未建國學之時祀先聖

之中尙得祀先聖先師則古者未建國學之時祀先聖

先師於社未爲不可況社稷之神尊與先聖先師相將

則並祀正其宜耳是故社稷壇之門當名靈星而鄉學之門不

當名靈星特以鄉學附於社稷壇地相近而名似難辨

耳迨宋以後學校徧於天下不復附於社稷壇矣乃有

司營建但知用鄉學之制度遂以靈星名學校之門而

社稷壇之門轉無有以靈星名者雖社學之語猶存而靈星之祀竟莫或舉也古所云久假不歸者其此之謂歟

重修泰州尊經閣記

代蘄水郭雨三都轉作

春秋左氏傳云言以考典典以志經爾雅釋言訓典爲經與傳義正合禮記文王世子云典書者詔之書在上庠說文解典字云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解丌字云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解畀字云約在閣上也徐氏繫傳云典尙書所謂大訓在東序司馬遷所謂金匱石室之書閣所以承物由是言之典字本取義於

尊經故頒書籍於學宮者卽典書上庠之舊制儲書籍於尊經閣者卽薦典閣上之成規當倉史造字之時特加冊於丌上足證初有書契早已建閣珍藏然則周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倚相所讀典墳邱索之籍諒無不皮諸高閣以示尊崇此後世石渠天祿所由錫書閣以嘉名而尊經閣徧設於泮宮又推廣秘閣之書於學校蓋良法美意其所從來者遠矣泰州之尊經閣創自前明嘉靖丁亥其後崇禎丙子拓地重建 國朝康熙己丑乾隆戊申兩次興修咸豐癸丑余由詹事府贊善外轉淮揚兵備道兼權兩淮鹽運使司督課於泰州

學官以尊經閣漸圯來告因檢閱州志有明代贊善錢君受益所撰尊經閣記知其時兵備淮揚者爲鄭君二陽實分俸以助重建今茲宦轍幸步後塵於是首倡捐廉董率興作經始於乙卯季夏至孟冬而落成官紳士庶僉議立碑以誌其事凡出貲用力者旣勒姓氏於石復請余爲作記文余謂尊經閣之設乃 朝廷所以嘉惠士林俾寒畯無書者得借觀而肄業故江都史宮保未第之年常登尊經閣讀書及策名禮部褒然居首座主儀徵阮文達公因 睿廟垂詢舉此事以對其後位隆九列清德益彰而弼教明刑最加意於宗法服

制其政績根乎經術亦如文達之相業本於學經此海
內共傳爲美談而非僅揚州一郡之盛事矣泰州爲揚
郡大邑讀書應試者頗多其經學淵源亦夙有端緒宋
代胡安定先生振興儒術在濂洛未起之前其教授蘇
湖立經義治事齋講尋實用京師太學取其法以定課
程由是受詔爲國子師天下知所矜式此崇尚實學以
尊經者也明時王心齋先生爲陽明高弟陽明論學宗
旨謂六經之實理具於吾心心齋親受其傳故能身體
力行確有自得遠近慕其道者莫不信從執技之人亦
殷然願學此躬行實踐以尊經者也我朝陳泗源先

生深於算術而春秋內外傳探討尤勤荷

聖祖

特達之知預纂修於館閣其釋經主於屬詞比事據實
測虛而筆削之精微昭然若揭此實事求是以尊經者
也然則泰州之人士有志於經術者亦奉三先生爲模
範而已是故安定之里居分隸如臯而泰州立書院者
仍享祀焉心齋之戶籍遠繫安豐而泰州述鄉賢者咸
樂道焉泗源之數學得自宣城而泰州溯師承者必首
及焉後進諸生能學安定之尊經則敦實學而不騁游
詞能學心齋之尊經則務實踐而不流空寂能學泗源
之尊經則重實事而不涉浮華未遇者以尊經勵一已

進修當法史宮保之誠篤既仕者以尊經導眾人趨嚮
當慕阮文達之恢宏將見經學昌明人材蔚起庶幾收
尊經實效而不徒博尊經虛名上以副 國家培植之
仁下以衍桑梓留貽之澤此固使者所深望於多士而
亦此邦耆宿所宜訓迪其後輩者也爰從所請爲作記
文旣美其樂事勸功且藉以申勉勗之意云爾

鹽鐵論跋

漢桓寬著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皆輯賢良文學諸人
與御史大夫桑宏羊及丞相史御史爭辨之語宏羊等
貪嗜貨財而其流毒最深者則在於推廣賣官之路賢

良文學闡明經術而其爲功尤鉅者則在於挽回鬻爵之風觀於輕重篇載御史之言曰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貧富篇載大夫之言曰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孝養篇載丞相史之言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此皆言推廣賣官之說也本議篇載文學之言曰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刺復篇載文學之言曰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除狹篇載賢良之言曰今吏道壅

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咸出補吏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此皆挽回鬻爵之說也蓋行賣官鬻爵之法者始於秦始皇而盛於漢武帝建賣官鬻爵之議者昉於東郭咸陽孔僅而成於宏羊史記平準書云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賚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據此則三人始進皆以鹽鐵之賁可知又云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

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
多賈人矣此昉於咸陽與僅之證又云桑宏羊爲大農
丞筦諸會計事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又云宏羊爲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宏羊又請令吏得入
粟補官此成於宏羊之證宏羊持鹽鐵之柄較諸咸陽
與僅歲月尤深其議緡算榷酤也禍被於當日而其議
賣官鬻爵也禍被於異時蓋前此入粟納貲者或寵之
虛名或竄諸散秩其弊猶未甚也至於假以要職授以
重權俾得混雜於清流者則武帝之擢用三人實爲作
俑而宏羊之變本加厲又三人中之罪魁後世之倡議

捐輸者無非竊取宏羊之故智其爲士習人心之害何可勝言較諸商鞅之刻薄寡恩且當加等讀史者但責其牢籠鹽鐵之利奪商賈之奇贏無乃捨其大而問其細耶况乎鹽鐵論中述宏羊飾非拒諫之語往往附會經傳以掩其奸邪甚至與賢良文學爲難遂敢於妄譏孔孟蓋其始不過膏梁子弟微倖得官而又涉獵詩書以自掩貲郎出身之跡迨寵利旣得遂乃肆無忌憚援引其黨類以排擠儒林甘爲名教之罪人雖獲咎於聖賢而不顧此宏羊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萬死不足贖也當武帝之世卜式請烹宏羊雖式本以輸財助費起

家未免以燕伐燕之誦然其持議甚正未可以人廢言
及昭帝初年賢良文學共議鹽鐵大抵皆引李斯之事
以刺宏羊誠以賣官鬻爵之舉乃斯佐秦時所行宏羊
激其頽波罪實與斯相埒苟宏羊與斯易地而處則焚
書坑儒之惡未必不更甚於斯使漢室公卿能採賢良
文學之策請誅宏羊以謝天下籍其家貲以代賣官鬻
爵之財而丞相史御史之阿意苟合者亦加禁錮則繼
此者孰敢獻賣官鬻爵之計哉乃丞相車千秋既括囊
不言容身保位大將軍霍光復不學無術暗於大體仍
以宏羊縮鹽鐵之權馴致宏羊自負興利之功怨光抑

其子弟遂陰附上官桀其爲叛逆之謀變將起於蕭牆
然後治以國典固已晚矣左傳述孔子之言曰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孟子之告梁惠王曰苟爲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廢是可知賣官鬻爵之事不息則人心之陷溺
於利者益深履霜堅冰其來有漸桑孔之邪說卽亂臣
賊子之萌其無父無君禍不減於楊墨故能言距桑孔
者功不在距楊墨之下真不愧爲聖人之徒也然則鹽
鐵論所述諸儒如茂陵唐生魯萬生九江祝生中山劉
子雍者洵可謂通經致用足以爲斯道之干城矣彼曲
學阿世枉道求合者讀桓氏之書尙其知所愧哉

通義堂文集卷七